

## 大專社會組 佳作

# 孫翊捷 〈開車上路〉

車是重的，後來是我要承載，不是薛西佛斯的石頭，但一臂截肢學開車吃盡苦頭。石頭滑落三次終於被我接住，駕照拿了，但開車上路是另一個問題。

一臂連帶肩胛骨只剩七公分軟肉，實質只有一隻手的人要如何開車上路？流利的撥方向燈？上高速公路我想都不敢想，畢竟不小心追撞後被傷者家屬罵手斷了不會開車太黑色幽默，我這個人還真手斷了，出生截肢。真是效果尤佳但兩敗俱傷的黑色幽默，荒誕殘忍且畸型。畸型是我、話語、環境的三位一體。

想過裝機械義肢增加輔助性，聽聞價碼隔肚皮摸了摸自己的腎臟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，不是取之有腎，這我還是清楚的。

我不裝義肢，也許義肢也改變不了我要解決的問題，因此問題迴圈浮現：只有一隻手的人要如何開車上路？

只有一隻手的人要如何開車上路？爸給的答案是「就這樣開啊，熟能生巧。」爸有時會在高速公路單手切方向盤變換車道，但有任何狀況另一隻手就能幫忙，但我沒有。媽沒說話，不算很會開車所以不置喙。妹妹問了句：「啊……我們家的車保全險了嗎？」

我親愛的妹妹，妳問的很好，下次別問了。誠實多傷人。但誠實是美德，我也認為車要保全險。

家中首次舉行家庭會議，裝義肢提案二比二暫停，開車上路案，通過。我在家庭群組抱怨，稱之「黑箱作業、程序不公」。爸態度堅決，他坐副駕指導我，我是必須學會開車上路的。

畢竟妳會開車上路比較好找工作，爸如是說。這句話的隱喻是我擔心妳找不到工作，自己對心裏說，這事物，或神或主，在我身上也是程序不

公。為何早產、為何血栓、為何截肢、為何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而我活下來，我都不知道答案。

這是神在我身上的黑箱作業。我活著，所以通過。

「開車上路。」爸說。

上車如此：調整座椅、繫安全帶、鑰匙往順時針旋啟，我駕馭車但車要先發動，正如我的生命也發動我。後照鏡打開，長的逼逼聲像耳鳴，完成就開車上路。爸站在車庫外看我倒車，我搖下車窗，他沒過問，只是靜看著，似乎這輩子已經慣了。

我也不敢問他「女兒沒有手這樣可以嗎？」，這多半是記者刺客式的提問，泛麻的尖銳無所不在，不成功便成仁，然孝悌占據仁，我不會問。我還愛他，所以不問。然而生活中嫋嫋而起的氛圍是我能解決一切困難，彷彿這是「身障」應有的樣子、典型的「殘而不廢」社會臉譜。

「殘而不廢」，我真的受夠了。殘而不廢是成語，成為一種話語的成語。我討厭這句成語沒有典故，因而我自己就必須成為典故。我本就沒有義務向誰證明我不廢、我能正常的活下去，可當我因為殘障必須展示我所學會的技能向他人證明「活著」這樣的狀態時，都感覺自己在某一瞬間，被淘汰了。

好像我原本就不配活下去一樣。

雖然這次要求證明「活著」這樣的狀態的人，不是他人，是我爸。

我往後照鏡張望，心被象牙白花盆中的金桔吊秤，搖搖欲墜。車尾與花盆接近而成弧線，繼續後退，直到車尾完全退出車庫。

車尾退出車庫，方向盤右轉打到底，車尾右偏姿態像勺接住水，被移轉的北斗七星。我這個人大概沒有斗杓，星宿斷尾求生，沒有玉衡、開陽與瑤光，傳統術數中就是沒有廉貞、武曲和破軍，所以軟弱而半途而廢。斗杓壞了水都浸漬身體，沉悶發霉，話都憋在心裡。

我打 D 檔前進，搖下右車窗，爸的笑容露出來，上門牙曾修補的痕跡是一條細微褐線，勒的我好痛。爸很開心，我終於做到我能力所及之事。他上次笑是因為我拿到了徵文稿費，薄酬一千元加高級香氛套組，也許是因為我稍微有用了，但寫文學與讀文學都一樣，寫，置物也，我把自己放入文學，自認為物，也是置驚。讀，从言。賣聲。從言而起，直言日言，誠摯、直率、做自己。在文學把自己賣了，換幾文錢，擲地有聲。

爸爸你再上一次笑是何時？我需要回想，我們在開車上路。開車要專心，直走時你提醒我閃避路上的違停，只要淺淺地轉動方向盤便足夠。去陸橋上晃蕩一圈，車在紅燈前停下，我撥了方向燈，開始回想你第一次笑是什麼時候。方向燈運行的滴答聲有益回想，或留在記憶凝望，事實上我早忘記你的第一次笑是何時。我出生你是笑的，但這是你告訴我的，由你口而非我經歷的，為何殘障也是你說的，截肢也是你決定的，身體的部分留在醫院裡，我活生生的人從醫院出來，這才算是出生。情況危急，你更小心翼翼在副駕盯住我，發生任何狀況都很好，不要我獨自開車上路發生才好。

爸你就是這樣，固執但柔軟，知道你的女兒遇到問題永遠在逃避或叛逆，不是說女兒病了、手斷了、殘障了的問題，而是遇到問題的面對模式。你親自帶我去失敗、崩裂、解離，這便是克服。我才後知後覺，你的血液流動在我心裡。

後知後覺。我憶起了你在我記憶的第一次笑，我四歲時寄放在阿嬤家，你跟媽媽都忙於工作。你駛著那臺二手福特事故車回來，我在門前望了好久，直到你回來，我像野馬一樣奔去抱你，你的笑裡有明光。那臺二手福特事故車在你購入前便有一邊大燈碎裂，修好後它占據了我們的一段時光，你載我去學畫畫、書法、跳舞，美都給我了，美的背面給你。然後，我們為二手福特事故車取名「白雪公主」。

現在我們開車上路，白雪公主消失了，我開車載你上陸橋晃蕩一圈，不為何也不是美的償還。你坐在身旁凝視我的前方與我，瞧我駕駛、瞧我

長大、瞧我開車上路。愛如此摩擦且帶有雜質，而我們行進於長路奔馳。

你說我們去買南投意麵當晚餐好罷？我點頭，開車迴轉，臨停一旁。你下車走去麵攤點餐，除了乾意麵與小菜外還包了媽愛喝的酸筍湯，你待你的現世情人，也挺好。

回家吃麵時你笑說下次挑戰上高速，我溫吞吞的吃麵，把我不愛吃的紅蔥頭夾進你碗裡，我沒有回答。我開車沒上高速，我開車載你去上班，然後載你下班，就像幼時你載我去學畫畫、書法、跳舞，美都給你了，美的背面給我。

而總有一天你會把人生的背面給我，我會目送你離去，我獨自開車上路。直到某天我的燃料耗盡，在門前望了好久，直到你回來，像野馬一樣奔去抱你。